

7

T2511/121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通史上編卷之十一

明盱郡鄧元錫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漢太宗文皇帝及景帝紀

太宗文皇帝諱恒

字常之

高帝中子也。母薄太后。高十一

年封於代。惠帝崩。大臣定策迎即帝位。元年冬十月朝

見于高廟。論平諸呂功。太尉勃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大將軍嬰為太尉。各論功。益戶有差。

平以太尉勃誅呂氏功多。欲尊讓勃。

乃謝病。帝初立。怪問之。平日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

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乃有是命。而賜平

金千斤。齊楚王為諸呂所奪地。皆復如故。徙封琅瑯王。澤  
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車騎將軍昭。十二月。迎太后于代。



百身一死  
詔丞相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  
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  
弗取其議之。有司奏言。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  
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帝  
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  
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  
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  
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  
律令。春正月。有司言。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  
帝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

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禪天下焉。而曰  
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師古曰。有

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

吳王於朕兄也。淮南於朕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

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

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

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唐虞揖讓遺意。萬古僅見。雖竟難施行。而至意藹然。

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建國治安。皆千餘歲。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國始受封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正議帝乃許之。立子啓爲皇太子。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昭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皇太子。母竇爲皇后。帝乃言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自不

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一十斤。酒五斗。九十已上。加賜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鬻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夏四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帝從代來。勅四卽位。旣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驩洽。乃修從代來功。封衛將軍昌壯武侯。從來六人。官九卿。乃益列侯。



吏二千石。及守相嘗從高帝入蜀漢者封益淮南王齊王舅父封秋八月右丞相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洽背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大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何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或說勃久處尊位禍且及乃謝病免平

專為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奉職貢。具戎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徵雒陽生賈誼為太中大夫。吳時

公守河南治平為天下第一故召而吳公為帝言洛陽賈生年少有俊才以故徵二年冬十月

丞相平卒葬陳獻侯絳侯勃復相。勅高帝封功臣封平

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此魏無知功非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肯本

矣乃復賞魏無知已高帝自代還行過曲逆登其城望曰此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雞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問者兵數起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曲逆侯盡食之平自勅從

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都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及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平皆從凡六出奇計

軻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疾病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興以吾多陰禍也後曾

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竟不得封帝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

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懽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

教誨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



一月帝曰朕聞之天生烝民爲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誠不治乃十有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  
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  
不德大矣命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以啓告朕句音蓋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勅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  
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憫下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  
不能罷邊屯戍又飾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

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民  
所恃以生也今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其開籍  
田朕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三月有  
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帝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  
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東牟侯興居皆有功可王乃立辟疆河間王以齊劇  
郡立朱虛侯城陽王東牟侯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  
王參太原王揖梁王夏五月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  
善之旌誹謗之水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



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夫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秋九月。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以發兵三年冬。十月丁卯晦日食。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廢之。所重。其爲朕率諸侯之國。絳侯勃免相。就國。徒太尉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夏六月。匈奴入盜邊。幸其泉發邊。騎八萬五千。丞相賴陰侯嬰將擊之。幸太原。召見故群臣。舉功行賞。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濟北王興

居反。棘蒲侯武柴將擊之。秋七月。帝還自太原。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

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

者。亦赦之。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四年冬。丞相嬰卒。夏。張

蒼爲丞相。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秋。封齊悼惠王

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赦出之。勃

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勃恐誅。常破甲。令家人持兵

以見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令引以自明。會皇

大用謂絳侯必不反。帝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作顧成廟。五年。春二月地震。六年冬。淮南王長謀反。廢處蜀。道死。以



列侯禮葬雍置守冢三十家。事見諸侯王傳七年冬十月令列

侯大夫夫人諸侯王子大吏二千石毋得擅徵捕夏

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不恩災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列

侯。有長星出東方九年春大旱十年冬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

殺。昭殺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乃自殺十一年冬

幸代秋。匈奴寇詔募民徙塞下。從鼂錯策十二年冬河

郡春賜諸侯王女食邑各二千戶出孝惠皇帝後宮美

人還家聽得嫁除關毋用傳帝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

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

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教導不明也且

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民今年田

租之半又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

老民之師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

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

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

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供粢盛皇后親桑以

奉祭服具禮儀夏四月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福繇

德也



德興。百官之非宜。繇朕躬。今祝祈之官。移避於下。以彰  
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詔曰。蓋聞有虞氏之  
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  
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之德薄。而教不  
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  
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  
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  
免。具爲令。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勸農之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餘出租稅。賜天下鰥寡布帛絮各有數。十四年

冬。大閱。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遣三將軍軍隴

西上地北郡。衛將軍車騎將軍軍渭北。帝親勒春。帝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事上帝宗廟。十

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生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贊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春。帝如雍。郊見五帝。修

天



下名山祠嘗祀而絕秋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直言極諫者親策之十六年夏四月郊禘五帝于渭陽

分齊淮南地立悼惠王子六人厲王子三人皆為王後

元年帝十年春三月惠皇后崩帝曰聞者數年比不登又

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恐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

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甚為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

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

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夏幸雍棧

陽宮匈奴和親帝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

寧息夫四方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

之咎皆在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累年匈奴

益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

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

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諭朕志于單于



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秋丞相蒼免申屠嘉為丞相三年春二月

幸代四年夏幸雍四月晦日食赦免五年春正月幸隴

西秋幸代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遣車騎將軍屯飛狐將軍屯句注屯北地以禦胡又遣

將軍次細柳次霸上次棘門以備胡夏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

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買爵後七年夏六月

巳亥帝崩於未央宮壽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

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

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

甚不取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

以離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

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承宗廟以眇眇

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

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

修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乃今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至德

至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日踐

剪也謂無斬衰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



哭臨宮殿中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下服大功十五

日小功十四日總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歸自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帝溫文謙抑道虞帝之道存周文之心禮賢畏相惠鮮懷保恩施于細民虛懷盡下太公無私每朝必從

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也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納用太子家令錯上書言兵帝下璽書答言皇帝問太子家令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深自挹如此然知錯刻深終帝世不大用丞相平勃嬰蒼等相繼歿以皇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者久之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而高帝時大臣皆多死餘無可者乃以故安侯嘉為丞相群臣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釋弗



治發御府金錢賜之。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敦之于禮。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常衣弋綳，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山不起墳，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安之。還其馬，及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來獻。」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邊，獨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將軍陳武等言：「南越朝鮮，自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未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及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其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弊。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之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郵，爲功多矣。且



無議軍。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帝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皇太子卽位。制詔御史言。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繇。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用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旣不敏。不能勝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明象乎日月。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立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祖宗廟。郡國諸侯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請著竹帛。宣



布天下制日可

論曰。昔周自文武以元聖受命。周公佐之。陳禮樂教化。

太和洽焉。後五百有餘歲。而素王之業成。至文皇帝。又

五百餘歲矣。敬明自度。溫恭愛人。迄彌雷弗懈。仁育宇

內德。及夷狄禽獸。三代而還。未獲際斯者也。今讀其帝

制。恭敬而溫文。或曰。成周之制作。不具曰。漢得天統也。

以忠且夫禮理也。必有疏而理之者。噫。非賈鼂所及也。

孝景皇帝諱啓。字曰開。太宗太子也。母竇皇后。後七年夏

六月。卽位。尊皇太后。薄曰太皇太后。皇后。竇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元年春。詔郡國或磽陁。陁。苦交反。民無所

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莊周云。麋鹿食日藿。草莽水泉利。而不得

徙其議。民欲徙寔大地者。聽之。夏。赦民田半租。秋。定吏

受監臨飲食。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者令。語具刑法志。是歲遣御史大夫

青至代。與二年冬。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傅。春。立皇子五人爲王。夏。四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

嘉薨。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遷隊卒。爲都尉。爲淮陽守。孝文時。封故安侯。已爲相。嘉廉直。門不

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受幸。賞賜累鉅萬。帝常燕

飲其家。居帝旁。慢褻。嘉朝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

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自歸上。帝曰。汝第

往。吾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



至、淮日丞相幾殺臣相五歲帝崩孝景即位內史鼂錯  
 幸用事多所請變更嘉自絀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嘉聞錯穿  
 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明日朝嘉  
 奏上帝日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冗官居其中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日吾悔不先斬  
 錯請之為錯所陶開封侯青陶為丞相葦星出東北三年  
 賣至舍嘔血死熒惑逆行守止辰月出北辰開吳王濞楚王戊膠西

冬歲星逆行天廷中長星出西左

王印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合兵

反赦天下殺御史大夫錯諭七國解兵不受命遣大尉

亞夫大將軍嬰分將兵擊之二月晦日燭吳楚攻梁大尉出

維陽壁昌邑按據之絕吳楚饗道吳楚困退走破平之

膠東菑川濟南攻齊將軍布救齊擊破三國兵及曲周

侯寄擊趙遂破趙七國滅吳王濞者高祖兄子也高帝

諸子少無壯王墳之而沛侯濞以騎將從有功乃立濞

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召相之日若狀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樹其背日漢後五十年西南有亂

者若耶天下同姓一家也慎無及鼻頓首謝不敢時天

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附循其民而吳鑄銅山為錢煮

海水為鹽國益富饒文帝時吳太子入朝皇太子與爭

局戲怒提局殺之吳王濞恨因稱疾不朝文帝寬賜王

几杖老不朝與更始時鼂錯為御史大夫說帝日昔高帝  
 削文帝不聽及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帝日昔高帝  
 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悼惠王王齊七十  
 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以前太子之郅詐稱病不  
 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  
 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命謀作亂  
 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淫  
 而禍大帝日善於是楚王朝錯因言王戊往年為薄大  
 后服私姦服舍請誅詔赦罰削東海郡趙王有罪削河  
 間郡膠西王印以賣爵有姦削六縣而錯請帝因遂削



吳會稽豫章郡更制諸侯王令三十章要東之下列侯公卿宗室雜議群臣憚錯寵莫敢難獨竇嬰持不可於是諸王皆駭見謫削各憤寃連兵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內史悍皆以諫被殺濟北王以城壞未完兵為郎中令劫守不得發齊王初聽約後中悔背諸侯為漢守膠東菑川濟南其攻圍臨淄趙王遂與匈奴連兵吳王悉甲士二十餘萬從閩東越起廣陵泚淮與楚戊師合遺諸侯書罪狀錯訟誅之兵乘勝銳甚而帝與錯議軍錯勸天子自將兵而已居守徐僮旁吳所未下者邑且子吳帝心恨之錯素與袁盎不相能盎嘗相吳數言吳不反錯欲因誅之語頗聞盎急乃夜見竇嬰求見言吳所以反狀嬰為言得召錯不知也方與帝調兵食見盎人愕然帝問盎吳事盎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帝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不發何言其無能為乎盎對曰吳銅鹽利誠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得豪傑必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亡命奸人故相聚為亂耳時難方急錯見帝心頗自危聞盎語殊喜曰盎策之善帝問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帝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人恨然無可如何帝幸

閭蓋盜以吳楚相遺書問因曰今計獨斬錯發使赦諸侯復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何愛一人不以謝天下乃拜盎太常裝治行使吳而使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而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腰斬錯殊不自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意欲以解難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先自軍中來謁帝問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兵當罷否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意豈在錯哉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拜鄧公為城陽中尉條侯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絳侯子勝之以罪失侯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兵及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帝至又



不得人，於是帝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而夫  
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  
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其將周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  
之。且崩時，誠太子曰：郎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  
是，詔條侯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遣曲周侯鄧寄擊趙  
將軍樂布救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乘  
六乘傳將會兵滎陽，因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願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帝許之。發至霸上，趙涉遮  
亞夫，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上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  
人於穀澠，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  
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二日，直入武庫，擊鳴  
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雒  
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諸  
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  
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東安出，客曰：吳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  
絕淮、泗，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強  
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輕兵絕吳饗道，吳王度淮，與楚逐西，敗梁棘壁軍，乘勝  
前薄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數使，使請條侯求  
救。條侯不救，乃使人數惡條侯於帝。帝使人告條侯，救  
梁，復守便宜，不肯行。已而梁使韓安國及其死事相第  
張敖為將，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  
即走條侯軍，欲戰。條侯入壁守，不肯戰。吳夜奔條侯壁，  
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糧絕，卒饑，乃引去。條侯出精兵追擊，大破之。越人斬  
吳王頭，以來。楚王戊自殺，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詔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徙為濟北王。徙淮陽王餘為魯

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三王之圖  
臨菑也。齊

王使路中大夫告天子，天子命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破吳楚，今至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者數重，劫  
之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宜趣下。路中大夫至城下，望見  
齊王大呼曰：漢已發兵擊吳楚，破矣。方引兵救齊，必堅



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路，中大夫來，乃復守。而樂布兵亦至，擊破三國兵。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布引軍會鄆，寄攻破趙。趙王遂自殺。濟北王以嘗墜言於吳，許合從事，辭聞欲自裁。齊人公孫纒走梁，說孝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地，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故墜言於吳，而中持不下，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破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楚失與而無助，敗破而不救，功義如此，然且見疑於上，臣恐蕃臣守職者自疑矣。料今能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惟大王留立楚元王子禮意，於是梁孝王為上言，濟北得徙封。

為楚王立子端。膠西王勝、中山王後，頗聞齊初與七國謀，王將閭懼自殺。天子以齊終迫脅，非其辜，召立其太子壽為齊王。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夏四月，立皇子

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冬十月，晦日食。五年春，作陽陵。帝壽

夏，募民徙陽陵。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

薄氏廢。七年，冬十一月，晦日蠲。春，丞相青免。條侯亞夫為丞相。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

為皇太子。事具內紀，賜民為中元年夏。改元。赦。二年春三

月，臨江王榮徵詣中尉自殺。榮坐毋栗姬怨對，故廢。坐

薄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中尉到都，禁吏不許，實嬰使

人間與之，王因得為書，即自殺。太后聞之，泣，深恨都，以

危法中。夏四月，有星。立皇子為王。秋九月，晦日蠲。三年，夏地震，旱，禁酒

酤。秋九月，蝗，有星。于西北是月，晦日蠲。丞相亞夫免。桃侯合劉為丞相。立

子乘清河王。四年，夏，蝗。冬十月，朔日蠲。五年夏，立子舜常山王。大水。



秋八月未央

宮闕災九月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

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

明命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諸疑獄雖文致於法於人

心不厭者輒讞之

讞魚列反

六年冬幸雍郊五時春

三月梁

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夏詔曰夫吏

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亡

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

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更減管法定壘命秋七月晦日獨是

歲匈奴入鴈門至武泉

後元年春詔曰獄重事也人有

習思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者移廷

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五月秋七月晦地震日獨

前相條侯亞夫下獄死

先是栗太子廢亞夫為丞

相困爭之不得繇此躡而梁孝王恚亞夫擊吳楚時委

梁以難不急救常短之太后太后為帝言皇后兄信可

侯也帝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

侯之信未得封也太后曰人主各以其時行耳自竇長

君在時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

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謂丞相亞夫曰高皇帝

約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

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降帝欲侯之

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而陛下侯之何以責

人臣不守節者乎帝發怒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

盧等五人為列侯丞相因謝病免頃之召賜食禁中獨

置大馘無切敬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尚食取箸帝

嘻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起趨出帝怒目

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買尚方

自史一編



甲楯五百被可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也。怒。上變事。連條侯。詔下吏。吏薄貴條侯。條侯不對。帝聞。怒曰。無以對為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何謂反。吏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丞相舍免。建陵侯綰衛為丞相。以吳楚攻侯。一二年。夏

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穰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許偽為。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

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

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

以上乃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

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毋令廉士

久失職。貧夫長利焉。秋。大旱。以歲不登。內郡食馬粟。沒入之。是歲。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敞

戰死。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

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十二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二月。葬陽陵。史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施大德。天下孝景。遵榮。五六十載之間。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函史上編卷之十一終

函史上編卷之十二

明肝郡鄧元錫著

漢武帝帝紀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

母王美人。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

即位尊

皇太后

實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建元元年冬。詔

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春。赦

賜民爵一級。八十復。二。笑。九十復。甲卒。

夏。詔。民年

九十以上。復子若孫。令得率妻妾。遂供養之事。五月。詔

祠官修山川之祠。曲加禮。赦吳楚七國帑。

孥

輸在官者。

夏六月。丞相綰免。魏其侯嬰為丞相。二年。丞相嬰免。栢



至侯許昌為丞相。春二月朔日蝕。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帝壽

陵。三年。春河水溢。平原大饑。人相食。七月。有星孛於西北。秋閩越圍東甌。遣大

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

還。九月晦。起上林苑。帝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殿門常入南山。山下射獵。馳驚。禾稼

置更衣十二所。又除上林苑。屬之南山。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五年。

春。置五經博士。夏。四月。高園便殿。五月。太皇太后崩。秋。

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秋。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

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將兵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

還。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夏。舉賢良

文學。親策之。秋。七月。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始

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立太一祠。事見異教考。大行王恢議

誘致匈奴。單于襲擊之。不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具

狄志。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夏。決濮陽。發

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四年冬。殺魏其侯嬰。相蚡卒。

事見后妃內紀中。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

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夏。發巴蜀治南夷道。發卒治鴈門。

阻險。秋。大風。拔木。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詔太中大夫

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六年冬。初。筭商車。春

穿漕渠。通潞。夏。大旱。蝗。幸雍。是歲。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

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

卷之十二

二



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逐元之。青獲首虜。賜爵關內侯。赦廣失師。論死。贖為庶人。元

朔元年十三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顛廣

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

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

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

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

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

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

勝任也。當春三月立皇后衛氏。赦是歲匈奴入遼西將軍青出鴈門息出代

擊逐之。東夷歲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春

正月詔諸侯王願分封與子弟國邑者聽朕將親定其

號名。事具封建志。三月晦日蠲。夏募民徙朔方。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

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徙郡國豪傑及

從之。募民徙者十萬口。費數十百鉅萬。徙郡國豪傑及

警言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偃又言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內實京師。外銷姦猾

所謂不誅而害除。從之。是歲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

軍青。將軍息出雲中。至高關。遂西至符離。救河南地。置

朔方五原郡。二年春罷蒼海郡。夏六月皇太后崩。四年冬幸甘泉。夏匈奴入定襄上郡。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



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弘齊菑川國薛縣人少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收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初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失旨病免歸元光中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讓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入固推弘弘至太常對策第居下策奏天子親擢弘對為第一召見狀貌甚麗拜博士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又緣歸以儒術大說之擢御史大夫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故中國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宋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帝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廷詰弘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位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而下至於小吏無不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相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平津侯丞相

夏六月詔勸學興禮太常為博士置弟子員

語具學較志中六年是歲春大將軍青荊六將軍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定襄雲中鴈門夏四月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益封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

將軍蘇建亡軍獨脫身自歸贖為庶人置武功爵寵戰士秋匈奴入代

元狩元年冬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以天瑞改元十一月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謀反自殺竟治黨與誅死者數萬人

十二月大雨雪

民凍夏詔曰朕聞君者心也民猶支體也支體傷則心

慙恒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

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也詩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百史二編 卷之十一



虐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老眊孤寡。
 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
 致賜。日皇帝使使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
 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
 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
 鄉卽賜。毋贅聚。五月晦。始通滇。復事西南夷。張騫自月
 西域大宛諸國。多珍貨。而兵弱。貴漢財物。而大夏有。二
 甲竹杖。蜀布。去蜀徑。當可通。天子欣然。復事西南夷。
 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弘為人意忌。外寬
 內深。諸掌與有卻
 者。雖佯與善。必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
 皆其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而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
 得奉祿。盡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附焉。病甚。上書
 請歸侯印。乞骸骨。遂賢者路。詔報曰。古者賞有功。受有

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
 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治者。君宜知之。君子善善
 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
 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
 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賜牛酒。
 帛。年八十。卒於位。是歲。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
 臯蘭。復及公孫敖。出北地。過居延。多斬虜還。益封衛尉
 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廣亡軍。敖騫後期。常斬贖
 為庶人。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眾來。三年。春。有星
 降。置五屬國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襄北平。定
 方。夏。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定
 山東

大水徙其民。關西朔方。詔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
 名聞。發謫吏穿昆明池。四年冬。造白金皮幣。置鹽鐵官。
 筭繒錢。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是歲
 大將軍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
 至幕北。圍單于。至闐顏山。去病戰左賢王。封狼居山。還
 詔青去病。益為大司馬。前將軍廣。將軍食其。皆失期。廣



自殺食五年春丞相祭自殺。李廣從弟坐侵其贖死。五年春丞相祭自殺。孝景園墾地。夏以莊青

翟為丞相帝如其泉祠神君六年。冬雨水無水。夏立子閔旦

晉為王。王齊燕廣陵。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行天下存問

寡廢疾無以自振榮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為民師舉

獨行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

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為便民者上丞相御

史以聞。實治郡國緡錢。秋大司馬去病卒元鼎元年。二十五

年冬御史大夫湯有罪自殺丞相青翟下獄死。湯為人

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夫

夫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時帝方鄉文學湯乃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法即帝意所欲

罪予監史深禍者上意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

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幸上財察往往釋

所言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雖文深然得聲譽而

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遷御史大夫會漢大興兵伐四夷禱祠土木縣官空

虛承帝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出告緡錢令鉏豪彊并

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

騷動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御史中丞李文

與湯卻湯治論殺文事頗聞帝問變事蹤跡安從起湯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事頗聞帝問變事蹤跡安從起湯

伴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湯嘗排趙王王求湯陰事得

謁居病湯往視親為之摩足上書告湯大臣親為史摩

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連其弟繫道官湯

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伴不省謁居弟弗知其陰為之

也怨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告李文下獄宣會盜發孝文

園陸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湯念獨丞相以四時

行園當謝湯無與也至前不謝丞相謝帝使湯案丞相

湯欲致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素怨湯

欲死之時湯奏請賈人田信等與關通輒先知居物致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富三長史乃與丞相謀捕信効治之事辭頗聞帝問湯

百史二編 卷之十一



吾所欲為賈人輒先知居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會臧宣亦窮竟謂居專上帝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革薄責之湯不服趙禹後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事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行惡言而死何厚葬為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帝聞之日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盤

高二十丈大七圍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長生

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人餓死

秋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

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

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以聞三年冬

徙國谷關於新安

夏雨雹關東郡國饑人相食

四年冬十月幸雍郊

五時十一月詔曰朕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

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

南君以奉周祀立子商泗水王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

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勒邊兵而還十一月

辛巳朔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帝親郊夏南越相呂嘉反

見戎狄志夏四月聯日食秋嘗酎列侯坐獻酎金不如法奪爵者百

有六人丞相周下獄死以石慶為丞相樂通侯大坐誣

罔要斬

見異教考六年冬擊南越定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擊



西南夷定為武都。梓柯越雋沈黎文山郡。遣將出九原。令是擊胡。出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實之。擊東越。元封元年二十一年冬十月。帝巡邊。帥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還。祠黃帝橋山。遷東越民於江

淮間。虛其地。春幸緱氏。登嵩高。遂東巡海上。還登封泰

山。是行周迴凡萬八千里。秋。改是歲為元封元年。二

年春幸緱氏。宿留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

河。命從臣負薪塞河隄。築宣防宮。見漕河志。放所過徒

石。立越祠。作其泉。通天臺。長安飛廉觀。其泉宮內中產

芝房。秋。作明堂泰山。募罪人擊朝鮮。擊滇。置益州郡。三年二十

月。雷。春。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是歲擊樓蘭車師

兩。雷。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獨

鹿鳴澤。抵代還。春幸河東。祠后土。夏大旱。民渴死。五年

冬。行幸南郡。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瀟天柱山。自潯陽浮

江。親射蛟江中。北至琅琊。竝海禮祠。所過名山大川。春

還泰山。增封祠高祖明堂。配上帝。朝諸侯王。列侯受郡

國計。赦。夏。大將軍青卒。勅置刺史部十三州。詔州郡察

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六年春。作首山

宮。幸河東。祠后土。赦。秋。大旱。蝗。以太初元年三十一年冬十月

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明堂。益遣方士



入海求神僊。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勃

海。望祠蓬萊。春正月。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見

考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秋八月

辛亥。定。蝗從東方。飛至敦煌。是歲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春。丞相慶卒。

幸河東。祠后土。以公孫賀為丞相。夏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

浚稽將軍趙破奴出朔方。擊匈奴。敗沒。三年春正月。東巡海。夏還。修封秦

山。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胸。築

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入張掖酒泉。殺都尉益發兵從貳師圍宛。宛降。獲汗血馬。以來

封廣利四年秋。起明光宮。冬。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

關。稅出入者。給關吏卒食。天漢元年。四十年。春。雨。白

戊屯五原。二年春。幸東海。還。幸回中。山東群盜並起。遣直指

使者分部捕逐。是歲貳師將軍廣利出酒泉。因杆將軍。放出西河。騎都尉陵將步兵五千人出

居延。戰單于。斬首虜萬餘級。軍困敗。降虜三年春。初。權酒酤。幸泰山。修封還。

幸北地。祠常山。夏赦。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四年夏。立子鶻為

昌邑王。秋。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是歲發天

軍廣利。騎六萬。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將軍敖將騎萬。步三

萬人。出鴈門。將軍說。步二萬人。出五原。擊匈奴。族李陵家。太始元年。四十年春。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二年春。

幸回中。秋。旱。穿白渠。募死罪入贖。三年春。幸甘泉。饗外國。幸

東海。獲赤鴈。至琅琊。禮日成山。登之。罌。音浮。浮海。皇子弗

陵生。以趙亡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四年春。幸泰山。修封



夏。幸。其祠神人交門宮。秋。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

冬。十月晦。幸雍。至安定北地。征和元年。四十九年。冬。發三年。

輔騎士。大索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日。巫蠱起。二年春。

丞相賀下獄死。劉屈氂為丞相。夏。幸甘泉。大風。發屋折木。秋七。

月。治巫蠱使者江充。部胡巫入皇太子宫。發蠱。太子曰。

皇后斬兒。以節發兵。與丞相屈氂戰長安。敗出亡。皇后

自殺。八月。太子自殺于湖。癸亥。地震。是歲。匈奴入五原。上谷。殺畧吏民。三年。

春。幸雍。至安定北地。夏。丞相屈氂下獄死。秋。蝗。是歲。匈奴入五原。酒

泉。遣貳師將軍廣利。將騎七萬。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

成。騎二萬。出西河。重合侯馬通。騎四萬。出酒泉。成至浚

稽山。多斬虜。通至天山。虜引去。降車師。而還。廣利家以巫蠱收繫。降匈奴。族其家。四年春正月。

幸東萊。二月。隕石于雍。二。聲聞四百里。二月。耕鉅定。還泰山。修封罷方

士候神人者。夏六月。以出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秋。八

日。後元元年。五十年。春。幸安定。秋。地震。二年。春。正月。

朝諸侯王。其泉宮。幸五柞宮。立子弗陵為皇太子。大司

馬大將軍。先車騎將軍。日磾。左將軍。桀。受遺詔。輔政。崩。

葬茂陵。始漢承秦滅學之後。高祖勅崇文。景務清靜。寧

民。至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帝實始好儒。始即位。舉

賢良方正文學之士。策之廷。嚮用其俊茂。表章六經。罷

黜其治申韓蘇張言亂政者。下詔言古之立教。鄉里以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

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



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詔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省萬人。罷苑馬。賜貧民。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皆以儒親用。薦其師申公。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申公以來。爲大中大夫。與興學明禮。修郊祀。議明堂律歷。改正朔服色事。而太皇太后實好黃老言。不悅儒。綰臧欲政令一於天子。議請毋奏事東朝。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帝。下獄自殺。所興爲皆廢。太后崩。策賢良方正。下制言。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施方外。延及群生。復下冊言。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朕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又冊言。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



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蓋垂意天人古今之統。如此當是時。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而天子所說儒。獨便文靡辭。借六藝以緣飾政治。為美觀。而志奢多欲。中不能自制。申公以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對。不說也。無何。謝罷歸。大儒董生以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對。不說也。以為江都相。中尉汲黯。至憤發。向質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帝怒其變色。而罷朝。雖隱忍不加罪。而終已不能用。當是時。漢興既七十有餘歲矣。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庫餘貸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

耻辱焉。高文極盛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衰端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數年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部。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一。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音弊。以。巧。法。財。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綱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反。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而。滄。海。郡。人。徒。之。費。朝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至。於。此。其。後。漢。遣。大。將。軍。仍。歲。出。擊。胡。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



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滯無所

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有司請置賞宮。命

曰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

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

之法。生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

江都王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

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

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

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俗騫於功利矣。其明年驃

騎仍再出擊胡。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漢發車

二萬乘迎之。既至。厚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先是。往十餘歲。河決梁楚之地。綠河之郡。隄塞。河

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

渠。以為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滑漕渠。回遠。鑿直

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

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括河。渠書。天子為

代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

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



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茶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

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劉氏曰。廢出賣。居停蓄。如淳云。居賤物於邑中。以待價。徐廣曰。有所廢。有所居。皆乘時射利。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商賈盛狀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自

孝文更造四銖錢。縣官往往卽銅山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今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其一重八兩。圍之。其文龍。曰白選。直三千。二日重芎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鉛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搯之。其文龜。直三百。鉛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為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咸陽齊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法既益

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

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

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而是時出擊胡。財匱。戰士頗不

得祿矣。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

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

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

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燔鐵器煮鹽

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

所縣。僅咸陽乘傳舉行之。而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

道益雜。不選。多賈人矣。商賈以幣變。多積貨逐利。於是

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

於南畝。商賈滋衆。異時筭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

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

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

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

以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告緡



困商令揚。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可主之。使農敢犯令。没入田。於是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不報。罷歸。則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於是天子召拜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以風百姓。而孔僅拜大農。列於九卿。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自造白金五銖錢。天下無慮皆盜鑄金錢。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終廢不行。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犯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長。以廉直遷至九卿。帝造白鹿皮幣。以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卻人有告異以它議。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有腹誹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獨



上林三官專鑄錢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盜鑄者計其費不能相當而鑄錢益少。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

於是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天下中家已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徃卽治郡同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脩昆明也。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而天子意慕仙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諸官益新置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或富人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辱之而入財者得補郎郎選益衰。是時山東被河菑又數歲不登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詔饑民得就食江淮間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帝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勒邊兵而歸。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旣得寶鼎。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於是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發三河以西騎數萬人。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上官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犂馬。歲課息。於是齊相卜式上書言。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佐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



船有美商者少。物貴。因頗以爲言。上繇是不悅。式明年。既秋。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乃言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費。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市。郡國各徃。往縣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反於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抑使平。名曰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梁臺災。用越巫言。大起屋厭勝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漸臺。蓬萊方丈。瀛州壺梁。南玉堂璧門。正神明臺。井幹樓榭。道相屬。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其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其泉倉皆滿。邊餘穀及諸物。均輸帛餘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祖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兩。天漢中。海內益虛耗。法刻深。告緡均輸益急。泰山琅  
琊群盜並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至殺二千石。掠鹵  
鄉里。道路不通。帝使御史中丞丞相史督之。弗能禁。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與擊。所至  
得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年。乃  
頗得其渠率。卒散亡。阻山川。復聚者。徃徃而群合。無可  
奈何。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  
辭避法焉。皇太子據者。衛皇后子也。帝年二十九。太子  
乃生。而衛后方寵甚愛之。太子性仁恕溫謹。少壯受公  
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帝爲立博望  
苑。通賓客。從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太子每諫。帝征伐。  
帝笑曰。吾當其勞。欲以逸遺女。不亦可乎。居久之。皇后  
寵衰。太子常內不自安。帝覺之。以謂大將軍青曰。漢家  
庶事草創。加四夷交侵。朕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  
計伐。中國不安。凡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  
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求守成之主。  
孰有踰太子者。聞皇后有不安之意。信然耶。卿可以意  
曉之。時帝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宫內。委皇后平決。



還白其最重者。時不省也。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背毀之。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焉。帝頗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會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帝嘿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如平時。大憐之。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疑久無寵。尚被禮遇。初帝有感志於僊。祠神君。內中悅李少君。能使物卻老。受其方。立太一祠。解祠。冥羊馬行。山君地長。陰陽使者等祠。又作甘泉宮。畫天地太一諸鬼神。祠祀之。已見方士樂大而大說。拜五利將軍。妻以公主。佩四印。封樂通侯。常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說齊人公孫卿。拜爲郎。使候神太室。既封禪泰山。滅雨越。用越巫言。立越祝祠。鬼安臺。贖於神如此。括封禪書又誅殺果必橫死之厲多有。而方士及諸女巫。聚京師。得出入官禁。教官人埋木人祠祀之。爲度厄。已更相告訐。以爲咒詛。時帝春秋高。意多所忌惡。嘗坐建章宮。見男子帶甲入中龍華門。索之。無獲也。又嘗疾晝卧。夢木人數千持杖來掩擊。大惡之。於是丞相列侯。皇后女二公主。坐巫蠱事。夷死矣。江充者。本邯鄲人。江齊也。得過趙太子。更名充。亡。詣闕告趙。



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帝見充貌魁岸。被服輕靡。與語大悅之。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近臣。充劾貴戚子弟罪得。則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見帝爭叩頭求哀。願入錢贖者數千萬。帝愈益信用充。從帝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以敎救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敎救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帝曰。爲人臣者當如是矣。及巫蠱事作。命窮治。充見帝年老。體不平。恐安駕爲太子所誅。欲遂傾太子以爲功。將胡巫掘地。亦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故染汗命有迹。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次及后太子宫。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中有帛書。言不道。當奏時。帝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留太子懼。不知所出。聞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念無以自明。不知實有乎。將巫置之也。可矯以節。收充等擊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事乎。太子曰。吾爲子安得擅誅。不如自歸命。謝上。可幸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懼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爲使者收補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



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廕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自衛。黃門蘇文懼亡走其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忿充等故至此。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縣兵。詔丞相將之。賜璽書曰：捕斬反者。法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亦宣言：帝病困。疑有變。謹發兵備非常。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與丞相戰西闕下。帝於是從其泉來。幸城西建章宮。督軍民間皆謹言太子反。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奔。是時城司直田仁部閉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丞相釋不斬。帝聞乃大怒。下吏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仁要斬方急時。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命受節。入閉門不出。帝聞以爲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亦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斬。隨太子發兵者。畢以反法族。帝怒甚。群下懼。不知計所出。壺關令三老狐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



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相疑。積毀之所生也。繇。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榮。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闖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若父。退困於亂。臣獨抱冤結。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

心詩曰。營。

有蠅止于藩。豈第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未嘗顯言赦之也。太子亡。匿泉鳩里主人家。主家貧。常賣屨給太子。事覺。吏圍捕。主人格鬪死。太子距戶自經。二皇孫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驗。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帝大感動。



召千秋謂曰父三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已帝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為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班史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

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置朔方其春戾太子

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故太子生長於兵與

之始終悲夫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明年帝修封泰山還坐

明堂見群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

千秋進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帝

日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時帝既

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弘羊言輪臺東提枝渠犁皆故

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屯

田請置較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昧死請帝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二十助邊用師古曰每口是至困轉增三十錢

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

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數萬人王各自

將乃其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



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朕發酒  
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軍  
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斷留者甚衆。師古曰。言前後

離。斷不相反。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

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故典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卿大夫與

兵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

史諸大夫。乃至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或以為不足者。視人有餘。縛馬欲見強。易之卦得大

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及太卜龜著。治星望氣。皆以為

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也。又日北伐行。於鬴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必毋深入。今

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匈奴聞漢軍當

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上。及水土以詛軍。縛馬者詛

軍也。又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

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復請遠田輪

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

臚等。又議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

五伯之所弗為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

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燹火乏失。後降者來。若捕



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  
 復令。以補闕。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  
 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  
 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為農田。明休息。思富養  
 民也。始漢制重丞相。常以列侯有功。乃得相。及帝之世。  
 高祖之列侯功臣。嚮盡。而天子方垂意文學。魏其武安  
 雖以外戚顯。皆適好儒。而武安巧於文辭。以得相。其後  
 得菑川人公孫弘。儒雅博文。又善迎帝意。逢之。而躬節  
 儉。固恩。於是布衣起徒步。不數年得相。以相得封侯。自  
 弘始。後踵為故常。而天子所招延文學士。嚴助。吾丘壽  
 王。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倫。竝侍中待詔。每大臣奏白。帝  
 令援經書古法。雜難之。與相糾詰。而相弘亦承帝指。開  
 東閣。延文學之士。與上章造令。求得當於天子。即不稱  
 見詰。輒謝讓。以為誠臣。愚不及是也。能以恩禮終。已帝  
 益斤斤明察。銳意於武功。防猜丞相。御史所為。擅國柄  
 自予也。於是桑弘羊。孔僅等。以與利。張湯。杜周。王溫舒  
 之屬。以峻法。與所招文學士。竝列為九卿。更進用事。丞  
 相徒齷齪。取充位。又性嚴峻。多誅殺。相御史而下。往往  
 得重譴。坐誅。公孫賀以太僕引拜相。頓首涕泣。不肯受  
 印綬。痛。此漢法丞相見天子。天子御坐為起。在



輿爲下。至是賀蒲伏祈哀。請自免。帝意忤。自引去。不顧。賀不得已。退受命。蓋體貌薄甚。而賀終以巫蠱族也。比泉鳩之變。帝中內悔。可間。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閹閹勞。特以一言寤主。數月取丞相封侯。前世未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相。始帝尚武功。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其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輔政。雖付託得人。而相權視高文景時。盡奪矣。

論曰。傳有之。禮樂歷百年而後興。漢興至孝武時合矣。卓然表章六經。疇咨俊茂。廣厲儒學之路。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一代遺風。而功不濟於斯民。則多欲之爲累也。

天子不遵敬明恭儉之德。內欲熾然。海寓燔燬。盜賊繁興。而兵禍中于子孫。悲夫。微輪臺痛恨。霍光知時變。與民休息。殆矣。故驕泰。禮樂之所從失也。

孝昭皇帝帝紀

博陸侯謨附

孝昭皇帝諱弗陵。河間趙婕妤好子也。

師古曰。婕音接。接幸也。好音余。美稱。

初。戾太子死。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乃果有爭心。斬其使。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動作無法。多過失。蓋是時。鈞弋夫人子姪十四月而生。生七年壯。碩多奇異。帝欲立爲嗣。以年稚母少。猶與者久之。已察。



群臣奉車都尉光忠可任。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

諸侯圖賜焉。光驃騎將軍，去病母弟也。河東平陽人。以驃騎任為郎，侍中，出入禁闈二十年。出則

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其見親信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明年帝疾病在五柞宮，霍光侍。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

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

不如光，且用臣。是使匈奴輕大漢也。乃立弗陵為皇太

子。入明日命大將軍光受遺詔輔政，車騎將軍日磾左

將軍桀副焉。又明日帝崩，皇太子即位。帝姊鄂邑公主

有中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始元元年秋，車騎將軍

金日磾。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母闕氏，弟倫，俱為昆

武帝行觀馬，後官列侍。日磾與群從數十人，俱牽馬過

殿下，眾莫不竊視。獨日磾不敢，長八尺二寸，容貌甚莊

馬，又肥好。帝異而問之，具以對，即賜湯沐衣冠，以休屠

作金人為祭天主，賜姓金氏。巴益親近，遷侍中，駙馬都

尉光祿大夫。日磾篤敬，未嘗有過。帝甚信愛之。日磾母

教二子甚有禮，上嘉之，病死。詔圖畫其泉官，署曰：休屠

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乃去。日磾子兩人

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弄兒或自後擁帝項戲。日磾在

前見目之，弄兒啼走。日翁怒，帝謂日磾何怒？吾兒為也。後弄兒吐，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磾見惡之，遂殺

弄兒。帝聞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帝為泣下，而心敬。日磾初奔，何羅與江充善，厚衛太子。死時，何羅弟通，力疾戰得封。後帝察知太子寃，族江充。何羅其動靜，與俱上下，故久不得發。會帝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兄弟乃矯制，夜出發兵。明日帝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觸寶瑟，僵仆。馳



日磾得抱何羅大呼曰。莽何羅反。帝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碎胡投何羅殿下。禽縛之。劾治皆伏辜。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遺詔以捕反者功。封稅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薨。謚敬侯。子賞。娶大將軍女霍氏。事有萌芽。賞上書去妻。得不坐。傳國。遺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

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冰。一二年春。遣使者賑貸貧民。無

種食者。秋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

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

故吏將屯田張掖郡。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冬十一月朔日蠲四年春

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辭訟。在後元二年前。勿聽治。秋

七。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

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五年夏。罷天

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作馬上弩機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弩十石以上。皆不

得出關。今不禁也。詔曰。朕以取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

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

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六

年春。上耕于上林。罷鹽鐵榷酤。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詔以邊塞濶

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元鳳元年春。

立泗水戴王子煖為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相內史不奏。

帝聞而憐之。以得立。相內史皆逮論。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

西漢書 卷之十二



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  
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秋七月晦日。蠲既。秋八月。改元。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桀安弘羊等伏誅。賜燕王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諸呂謀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携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蕩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

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奉職不謹。即自經。鄂主亦自殺。詔赦王太子長公主。子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吏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二年夏。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二百萬石。頗省乘與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三年春。罷中牟



苑賦貧民。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廩倉，使

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

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四年春正月，帝冠。見高

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

酒各有差。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

者，皆勿收。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為丞相。夏四月，孝文廟

正殿火，帝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較作治，六日成。五年冬，十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免。月大丞相訢薨。六年春，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

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冬，以楊敞為丞相。元平

元年春，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

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不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

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晨有賦錢。流星大如月，衆星皆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

央宮。年一六月，葬平陵。帝初即位，少未任聽政。丞相千

秋謹厚退讓，不干政。政事壹決於大將軍。大將軍念天

下當煩弊之後，海內空虛，欲脩文景之政，息天下於無

為。諸詔書宣惠布德，安輯群生，功濟于萌庶。本謨畫力

也。性凝重，持大體。殿中嘗有怪，中夜群臣自相驚。光慮

不測，召尚符璽郎欲收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劍曰：

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增郎秩二等。衆

庶莫不多光。程侯日磾子賞，建程丁俱侍中，與昭帝齒



畧同。與其卧起。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九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耶。光曰。不在。高帝約。非軍功不侯。其守正如此。或說大將軍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以是天下不信。卒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則可以免患。光曰。善。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長樂二人。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每公卿朝會。光輒謂丞相曰。始與君侯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光。使毋負天下。千

秋。日唯唯。然終不肯有言也。宗正丞德妻死。光欲以女妻之。德畏盛滿。不敢娶。侍御史逾光意。以爲望德不受。女。卽劾德誹謗。下詔獄。免。光聞。乃大恨。白守青州刺史。尋召復宗正。蓋公正如此。初。大將軍旣受遺輔政。燕王旦忿失職。不得立。而鄂邑長公主素驕。比而疾。大將軍左將軍桀子安。本光子婿也。安有女。年與帝相配。請光以配帝。不許。請長公主。許之。得立爲皇后。安封桑落侯。長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爲外人求封。幸得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王者。光不許。求光祿大夫。令得召見。又不許。內慙恨。桀自先帝時爲九卿。位光右。及父子



並將軍。皇后親安女。光外祖。顧專制朝權。已不得壹有  
爲。御史大夫桑弘羊。自先帝時爲國興利。以自功。顧盡  
反其爲。並深心害之。於是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  
郎羽林於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較尉。專自恣。疑有非  
常。臣願歸符璽。入宿衛。察變。桀伺光休沐。自從其所奏  
之。冀從中下其事。書奏。帝持不肯下。明旦。光聞。止畫室  
中。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  
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  
將軍之廣明。肄郎屬耳。調較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自  
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較尉。時帝年僅十有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帝輒怒曰。  
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  
等不敢復言。謀爲逆。計令長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  
因廢帝而立燕王。燕王至。又伏兵殺之。而立桀。事覺。桀  
安弘羊外人宗族皆伏誅。當是時。光威震海內。念以朝  
無舊臣。國有大故。而已獨當秉。恐疑天下心。以尚書令  
張安世。自先帝時志行純篤。白用爲右將軍。兼光祿勳。  
以自副。又以太僕杜延年有忠節。寬吏民。上書言便宜。  
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試官者。至擢爲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朝廷稱平。及帝崩。



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疑之。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所宜，即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九江太守。即日奉皇太后詔，徵昌邑王賀典喪，賀武帝孫昌邑哀王髡子也。好內淫于畋，武帝之器。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山陵初復，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於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滂沚，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與騶奴宰人狎戲無度，遂入見，膝行前，涕泣甚哀。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哭？」遂曰：「臣哭社稷危也。願賜清問，竭臣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詔諛常與寢。」



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官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哉。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人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何等。答

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祭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二十五里。從者馬虎相望。王吉奏書諫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



車。鄉關西面哭。盡哀。王哭如儀。王既立。爲天子愈益驕。諫不復聽。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淫戲無度。昌邑官屬。徵至皆超擢拜官。龔遂諫不聽。太僕丞張敞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以觀化聽風。今國輔大臣未廢。而昌邑小輩先遷。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深計定。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未央宮。既集。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則如之何。群臣皆震愕失色。莫知所對。大司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幼孤。寄將軍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臣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引群臣與俱見太后。具陳昌邑



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歸溫室中。黃  
門宦者各持門扇立。王入門。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  
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  
徐之。何驚人如是。出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昌  
邑臣。送廷尉。大將軍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救亡  
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  
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  
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  
得罪而召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皆持兵

期門。武士陛戟陳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

聽詔。光以丞相群臣連名奏王諸不法狀。尚書令讀奏

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朋

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等。昧死

言。孝昭皇帝棄天下。徵昌邑王。典服衰。亡悲哀之心。

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

傳舍。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

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內。敖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  
黃金千斤。賜君卿。娶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悉  
奏。衆樂與從官飲。唱。駕。灑。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弄。苑  
虎。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勅。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黑。綬。黃。綬。以。佩。昌。邑。郎。官  
諸。免。奴。漉。汚。於。酒。祖。宗。廟。祀。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  
以。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園。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  
七。日。使。者。考。午。持。節。諸。官。畧。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光。祿。大。夫。夏。侯。勝。及。侍。中。傅。嘉。日。天。子。所。以。保。宗。廟。總  
數。進。諫。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



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也。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曰。藉日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絕之於天下。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去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遂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郎楊雄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

班史論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後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







天子氣。上遣使者條中都官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內  
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  
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上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  
得入。穰還劾吉拒命。武帝聞之。悟。太息曰。天也因赦天  
下。皇曾孫歸無所。吉聞史良娣有母兄在。載付之。後有  
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逮事衛太子。  
思顧舊恩。哀皇曾孫。養視甚謹。爲聘暴室。嗇夫許廣漢  
女妻焉。曾孫依許史。而受詩東海濮仲翁。高材好學。亦  
喜游闔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  
中。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失得。及昌邑王廢。廷尉監

吉時官光祿大夫矣。奏記大將軍光言。將軍事孝武皇  
帝。受禪祿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海內憂懼。  
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卽以大誼立後。所立非人。復以  
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群生之命。在將軍  
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  
有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皇曾孫病已。今十八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  
蓍龜。謂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然後決定大策。  
天下幸甚。光善之。定議。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  
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



昭皇帝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楊武侯。群臣上璽綬。即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赦。本上所以立。固命倚伏。一不可測知。而丙博陽終始擁全。霍博陸立。明安宗社。不內顧其私。均古大臣之誼也。丞相敞薨。蔡義為丞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年八十餘老矣。議者謂光置宰相。專擇可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相。何謂云云。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春。募民徙平陵。昭帝陵。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萬戶。故丞相安平侯敞嗣子忠。今

丞相陽平侯義等而下。邑戶各有差。詔故太子在湖未

有號諡。歲時祀。議尊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後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廟。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司農儻民車。延年詐增儻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幸得寬。延年言之光。光曰。嗚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倖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往就獄。公議之。廣明以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

國皆立廟樂。匈奴數侵邊。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發關東軍救之。三年春正月。皇后許氏崩。夏。大旱。詔郡國傷旱

困。使使者上書請救。曰。願哀憐公主。詔大

司農往就獄。公議之。廣明以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

國皆立廟樂。匈奴數侵邊。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發關東軍救之。三年春正月。皇后許氏崩。夏。大旱。詔郡國傷旱

困。使使者上書請救。曰。願哀憐公主。詔大

司農往就獄。公議之。廣明以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

國皆立廟樂。匈奴數侵邊。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發關東軍救之。三年春正月。皇后許氏崩。夏。大旱。詔郡國傷旱



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食者。毋收事。盡四年六月。丞相義卒。以肅賢爲丞相。四年春。詔歲不登。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毋用傳。三月。立皇后霍氏。赦夏郡國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母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安百姓者。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帝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地節元年。五年春。假郡國貧民田。有星孛于西。夏。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若有賢

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十二月晦日。屬。

二年春三月。大

將軍光薨。葬霍宣成侯。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夏五月上親政。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息。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詔假公田貸種。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敕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



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立子奭為皇太子。

太子外祖平思侯許

廣漢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帝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後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

及廣繇是見罷重。丞相賢致仕。自武帝時丞相多免死賢以老病乞骸骨

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以御史大夫相為丞相。秋地震。

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能箴朕失。匡朕不逮者。毋

諱。有司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池籩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勿筭事。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

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

萬姓。歷載臻茲。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

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

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

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

人務平之。以稱朕意。四年春。封外祖母號博平君。故鄣

侯何曾孫建世為侯。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不得。至是始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

萬封列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

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

大父母。毋父母。器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



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秋七月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婚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平等謀逆皆伏誅。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

天下鹽賈。又曰令中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

之所重而吏未稱今擊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

若瘦死者所坐若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元年

九

春作杜陵

壽陵

鳳凰集郡國赦天下徒賜勤

事吏中二千石以下爵二級民一級加賜鰥寡孤獨孝

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

明縣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

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秋詔曰朕不明六

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



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能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已復詔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憂民二年春立皇后王氏上欲立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

子而謹慎者立焉夏詔曰歲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

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

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

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

四方黎民將何所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

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

名譽譬猶淺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

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詔曰古天子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犯罪者

朕甚憐之其更諱詢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

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

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祭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

賀為海昏侯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

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

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條文學經術恩惠卓異

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中郎將

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延壽爵



皆列侯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日元帝時積官勞遷至今官自朝廷莫能明其功會掖庭宮

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視吉吉識則謂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

胡組雜陽郭徵卿有勞耳分別奏組等勞苦狀詔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仍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

帝親見問召掖庭獄諸在事者旁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博陽侯邑千三百戶當封疾病帝使人加紼而封欲及其生存吉上書固辭優詔報不允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及夏令其子孫今吉未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疾果瘳

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四年春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年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大中大夫疆等十

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秋八月詔故右扶風尹翁歸廉平鄉正治

民異等賜其子黃金百斤奉祭祀。是歲賜大司農朱邑子同又求高

祖功臣適後賜黃金人二十斤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

薨葬張敬侯初安世疏乞骸骨詔報言將軍年老被病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

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薨閔卹勤備焉。比年豐穀神爵元年。帝十年春正月幸甘



泉郊泰時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以嘉穀玄稷降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函

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鹿詔改元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衣行所過母出田租西羌反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

延壽擊之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

軍與兩將軍俱秋罷擊羌兵聽後將軍充國計留屯田

湟中二年夏羌虜降後將軍振旅還置金城屬國處降

羌

共戎狄志秋匈奴單于遣名王來獻始和親

三年春三月丞相薨葬魏

憲侯夏御史大夫吉為丞相秋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

衰今小吏皆勤事而祿奉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

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

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賜如前

夏詔

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四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

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賜爵及

帛各有差五鳳元年

帝十七年幸甘泉郊泰時冬十二月朔日觸殺左馮翊韓延壽

年

春幸雍祠五時

秋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

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

娶不得具酒食相召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

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三



年春丞相吉薨葬丙定侯。

子顯嗣侯始顯少為諸曹堂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吉大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乃後已甘露中顯有罪削爵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吉常從臣尊日再視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不避嚴刑扞拒大難既遭大赦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下詔食吉以所得食米肉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視省席蓐燥濕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放盪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亡量時豈豫天下之福而徼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割肌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去吉吉謙讓刪去臣辭專美歸於組徵卿組徵卿宅賜錢吉封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尊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有功臣不著言子顯也

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制以御史大夫

黃霸為丞相

時天子垂意吏治而頗溺意於禎祥數以詔丞相御史封吉孫昌為博陽侯奉吉後

得相白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化事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方引對時京兆尹張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議上奏言臣問上計長史守丞興化條天報下神雀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具奏其事且言臣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敢白發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濃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於廉貧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子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簡式毋得擅作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減天下口錢以其露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焉







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烈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僞毋相亂。先是有奉使。求不受奉祿。省徒衆。自給稟者。詔聽之。今絕之。防欺謾。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各十二月。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並領尚書事。

受遺詔輔政。帝崩于未央宮。

年四十二

葬杜陵。始帝起細微

在位。而大將軍自受遺武皇帝則秉國。又新廢昌邑王立帝。古今無二。威重於天子。而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顧胡越兵。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公卿請立皇后。皆心擬大將軍女。未有言。上乃命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皇后。而大將軍以后父廣漢。故賤爲刑人。不宜侯。歲餘乃封昌成君。已光稽首歸政。帝謙讓推委。敕諸事皆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又明年。皇后當娠。病大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使女醫淳于衍。擣附



子爲丸飲之。有頃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顯恐急。具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能忍。奏上。署衍勿論。而帝以后同攻苦困阨。悼痛甚。而竟立大將軍女爲皇后。及大將軍疾病。帝自臨問。爲涕泣。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喪。太中大夫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皆如乘輿制度。帝旣親政。樂平侯山頌尚書事。御史大夫相以新失大將軍。欲逆閉霍氏權。因許史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權。

兵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可制。宜有以損奪其權。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及皇太子立。霍顯聞。怒不食。曰。此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顧乃當爲王耶。復教后毒太子。召賜食。以法阿保。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當是時。霍氏驕。帝內不能平。而給事中數燕見言事。吏民奏封事者。不關白尚書。群臣進見。召對者。獨往來無期。霍氏深惡之。而上亦寢寢聞霍顯殺共哀后事。



矣。於是徙光子婿明友勝廣漢爲他官。而以張安世爲  
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咸屬焉。諸領胡越騎羽林  
及宮衛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爲之。以霍禹爲  
大司馬。陽尊重。亡印綬。罷就第。未幾。雲山坐舅竟交通  
諸侯王。亦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  
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  
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  
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  
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攝政七年耳。  
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威

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觸。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  
中。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  
也。朝臣宜有明言。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  
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霍氏三侯。  
皆罷就第。衛將軍安世亦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引義固爭。然後  
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  
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  
策之得者也。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  
屬。必有畏懼之心。夫使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



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繇。夫心之精微。書不能文。惟陛下省察。上甚美其計。然不召也。於是霍氏果恐。急謀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而下燕。丞相入。則使明友廣漢承皇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方帝初立時。謁太廟。大將軍光驂乘。帝內憚懼。若芒刺在背。後衛將軍安世代。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云。先是茂陵徐生上書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損其權。夫奢則不遜。不遜必犯上。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又行以犯上。不亡何待。書數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擊牛置酒。謝諸鄰人。焦爛者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

不費牛酒。終亡大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效。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帝性明睿。好勵精。始親政。悅御史大夫相倚毗之。而權重始復歸中書。丞相以下。每五日各以其職敷奏。隨考試其功能。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賞賜。尤加意吏治。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咨問。觀其所繇。退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繇。然又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



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効。不輒遷。以璽書勉勵。增秋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屢詔慎重刑獄。每季秋請讞。常齋居決事。關重慎。而刑獄始平。賞信罰必。綜名核實。繇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當其時。政事文學法理之臣。各效其行能。下至技巧工匠。罷械。自元成間。少能及之。而吏稱民安。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單于慕義。稽顙稱藩。功軼於上世焉。

論曰。孝宣帝所以能政治光美。聲施後世。若此者。以舊爲小人。與閭閻窮苦。惇獨俱。知治本所繇。蓋是時漢全盛。且百年。於天道。豐茂盈成。品物幾可材矣。而天子引繩墨。御群下斤斤。所以爲治。一主於成民。世稱其見効。優於孝文。有以也耳。或頗以薄儒術。遵用申韓言爲疵。豈謂時務哉。且綜核固全盛世之藥石。時爲君者也。

### 魏丙二相謨

魏憲侯相。濟陰定陶人。字弱翁。丙定侯吉。字少卿。魯人也。相少學易。爲都史。已舉賢良高第。爲茂陵令。而吉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至廷尉監。相謁茂陵時。御史大夫弘。罕容。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今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守。



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且獲罪。自免去。相使椽追之。遂去。不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歸。大將軍光果以責遇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下有司洞南卒戍中都官者三千人。遮大將軍言。願復留作一。■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訟相。寃然大將軍

終以武庫令事。下廷尉獄。繫踰冬。乃解。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多所貶退。定侯吉時爲光祿大夫。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爲霽威。已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徵司農。大將軍薨。得親用給事中。居久之。得相。相以爲古今異制。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大政。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類可施行。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數條。奏請行。帝納用焉。其奏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知能淺薄。不知國家大體。時用之宜。不能奉明法。廣教化。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有饑寒之色。爲陛下憂。臣相罪萬死。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昧死奏詔書故事。凡十三事。臣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早圖其備。以撫海內。臣聞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繇。高祖時中。謁者趙堯舉春。季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陛下恩澤甚厚。而災氣未息。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帥繇先帝盛德。以和陰陽。元康中。議臣以匈奴衰弱。宜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未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忿忿怒。謂之忿兵。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欲興兵入塞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邊郡困乏。父子其牛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

變也。今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相居位。每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水旱災變。郡國不上。相輒先白奏之。與御史大夫吉同心輔政。帝並重焉。相爲人嚴毅。而吉中厚寬。好禮讓。學詩書。通大義。爲相。掾史有贓罪。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於官屬。務掩過揚善。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得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故不爲



也。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吏曹白請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過士。令此人將何所復容。第忍之。是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會驛騎持赤白囊走公車。馭吏邊郡人。出適見之。知爲邊郡發符命書也。則隨驛騎走公車刺之。知虜入雲中代郡。遽走還府。詣丞相白狀。因曰。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者。宜可豫視。吉曰善。召東曹。趣科條邊長吏年力。任兵不任兵如吏言。未竟。帝召丞相御史。問虜所入郡長吏。吉條對甚悉。御史大夫卒遽不詳知。以得讓。而吉見謂憂職思邊。馭吏力也。吉出嘆曰。士無不可容。鄉使丞相不

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人。固各有長也。吉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怪丞相前後失問。以問吉。吉曰。羣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是以問之。時去古未遠。相陳時令。吉知六體。蓋猶以天道爲王事如此。及吉疾病。帝自臨視。問曰。君卽有不諱。誰可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自知。臣



愚無所能識。帝固問。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國家法度。習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爲不冤。太僕陳萬年。養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三人行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帝許諾。後三人者。居位皆稱。上歎吉知人。

論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斯時也。黜陟有序。衆職脩理。海內興於禮讓。豈虛乎哉。抑高平其大矣。

漢元帝帝紀

元帝。諱爽。宣帝太子也。母其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見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無已。脩申韓術。然宜用儒。宣帝作色怒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任已。而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淮陽王明察。王母張婕妤好方幸用。欲代太子。然終念少依許氏。與太子俱從微細起。而其哀后崩。非命弗忍也。久之。拜蕭玄



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管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淮陽太

子遂安至是即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上皆皇

后日皇太后印成王皇后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赦賜諸侯王

公主列侯黃金吏二千石而下咸帛各有差三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

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民貲不滿千錢者賦

貸種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所子同產弟子夏詔曰朕

承先帝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聞者地數動而未靜

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

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

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

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六

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

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

池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

第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

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

民饑寒疾疫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克入舊貫之

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減樂府員太僕減食

馬穀水衡省食獸肉二年春行幸甘泉罷黃門乘輿狗

郊泰時



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

飲飛。具增繳得。鳧鴈給祭祀。故

池。有巖籟池。田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

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惟天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數歲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

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月。立子嬰

為皇太子。

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五大夫錢有差。

秋。詔曰。歲比災害。民

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

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憂之。其悉意陳朕過。母

有所諱。賜故前將軍蕭望之爵關內侯。冬。望之自殺。三

年春。罷珠厓。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為逆。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

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

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孰急。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食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彊。儋耳珠厓

郡地懸南海中。率數年壹及。下廷議欲大發軍擊之。待詔買指之。議以為不當。擊帝使侍中樂昌侯王商問指之。珠厓內屬外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指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大聖域而未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日盡善。禹日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及其衰也。南征不懷。齊桓抹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

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食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是皆廓地秦太。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難，自古而患之矣。何况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瘴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蛇蟲，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往者羌軍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攻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中為憂。對奏，丞相定國是其議。下詔從焉。捐之，詔曾孫也。夏，茂陵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無以相振，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

徵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非業之作，衛不居之宮，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各三人。四年，春行幸甘泉，郊泰赦。五年春，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帝如雍，夏四月，有以賁禹為御史大夫，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

輿秣馬，裁無乏正事。罷角抵，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罷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李斐曰：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綃為夏



服。詔博士弟子毋限負。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賜宗至子

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八五匹。弟除光

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

使匈奴。永光元年。六年春。幸其泉。郊泰畤。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

見止死。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詔曰。五帝三

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

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吉士雍蔽。重以

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

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務農畝。無田者。皆

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五大夫勤事者。爵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五

戶牛酒。鰥寡孤高年帛。三月。雨雪墮霜。傷麥稼。秋。丞相定國罷。二年春。二月。赦

天下。以災變。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

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錢帛。各有差。以常玄成。為丞相。三月。日食。下詔曰。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

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

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是以氛邪

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乃三月壬戌。日有

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

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條責丞相御史。詔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



匿不言耶。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豫知。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否各以誠對，毋有所諱。賜司隸較尉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息深德厚。秋西三年冬十一月，地動，雨水大霧。四年夏，孝宣園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晡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

孔之哀，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冬，置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

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罷祖宗廟五年春，幸

郊。泰時，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出，流在郡國者。建昭元年，年春殺人民，冬，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



上幸雍祠五時秋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二年春幸其

都門至枳道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泉如泰

時幸河東祠后土夏閏四月太皇太后上三年夏丞相

官氏崩冬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尉陳湯矯發屯田吏士及西域

玄成薨以匡衡為丞相秋護西域騎都尉其延壽副較

胡兵討到支單于尉陳湯矯發屯田吏士及西域四年春以誅到支單于告祠郊廟赦

斬其首傳諸京師尉陳湯矯發屯田吏士及西域夏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鰥寡孤獨之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藍田地震沙石雍霸

水安陵岸崩雍五年春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勸力自

涇水水逆流盡之時也禮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

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防百姓使失一時之

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赦之六月晦日蠲以帝疾復房園復太上

皇寢廟園昭靈后武哀十有竟寧元年六年春匈奴呼韓邪

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單于來朝三月後孝惠皇帝寢廟園夏五月壬辰帝崩

年四秋七月葬渭陵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

后三帝寬弘恭儉好儒術委用儒生貢薛韋匡迭為宰

相言事者多進見具蒙煦燠人人自以為得帝意而帝

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中書令石顯弘恭以閹人習文法

典樞機用事自宣帝而來方帝即位時前將軍蕭望之

光祿大夫周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

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



多所匡正。帝甚鄉納。望之白。以爲中書政本。宜得通明。公正之選。處之。自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國舊制。宜罷中書宦官。以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而恭顯等以爲爲已發也。大恨之。與車騎將軍史高比。而傾望之等。會稽鄭朋。行傾邪。始附望之。望之接待以意。后絕不與通。朋怨恨。與待詔華龍承恭顯意。告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下弘恭問狀。於是恭顯請謂者。召致廷尉。時帝初即位。不省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帝召堪更生。對曰。繫獄。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帝令出視事。恭顯因推將軍高使爲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宜因決免。於是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而擢朋黃門郎。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帝感悟。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給事中。朝朔望。秋。徵堪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時帝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懼。使外親上變事。言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



更生獄論誣罔不道。免爲庶人。是歲冬。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辱。自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歸非於上。失大臣體。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少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令召望之手付。而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蹙之。使者至。望之欲引決。夫人止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節俠士。勸之。於是望之仰天太息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朱雲曰。游趣和藥來。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口。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大官方上食。帝爲卻食流涕。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居數年。堪猛更生等稍進用。更生懼其傾危。因災異條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

亡



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



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衰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出奔。傷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疫。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螽。蠶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黑白不分。邪正雜



操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籍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

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諾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



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

拔山。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而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黜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造善佞惡。歛歛說說。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王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進。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旤。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諛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

宜宣泄。謹重封昧死。上帝意頗悟。而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已堪猛。以日食左遷。復召領尚書。

無何堪卒。猛竟以譖誣自殺。而更生遂廢。

永光初夏寒日青上書者

迎恭顯及許史。意咸以爲堪猛用事之咎。長安令楊興以材幸。常稱譽堪。帝內重堪。欲倚興爲助。乃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取興。興傾巧。億上意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皆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不可誅。獨爲國養恩。帝曰。然則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而明主不失師傳。恩策之得也。帝於是意疑堪。會城門較尉諸葛豐驟言堪短。帝發怒。免豐。而左遷堪。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後三歲夏六月。孝宣廟闕災。其晦日食。於是帝召前言日食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言。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以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發憤。愜悞。有憂國之心。孤特寡助。抑厭而退。往者衆。臣見異。晡昧言天托咎此人。朕不得已。令試出守。治未期年。河東三老官屬有識之士。靡不詠頌其美。此足彰先帝



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今天著大異，朕甚懼焉。其徵堪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顧尚書事，猛太中大夫，給事中。然是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且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竟誣譖猛，令自殺。公車自是顯愈益橫，待詔賈捐之，以名臣孫有文、敬短顯，不得進，而楊興新幸，謂捐之曰：「顯鼎貴，上信用，必與合意，乃得入。」於是其為奏薦顯，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敏習事，宜賜爵關內侯。又薦興可京兆尹，石顯聞二人指而疾其反覆，欲賣以為功，反白帝下興，相之獄。雜治，因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譽，欲以得大位，請論如瀆，捐之坐棄市，興滅死，髡鉗為城旦。於是帝益信顯，孤立不為黨，而顯權威震天下。

已帝說郎京房生，以易言災異，數驗，數召見問事。房宴見，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人也。帝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乎？」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哉？」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二君而非笑之，然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帝曰：「唯有道者為能以往知來耳。」

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舉災異盡備。陛



下視今爲治耶亂耶。帝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用者誰與。帝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頓首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帝默然良久。乃問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帝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帝俯首曰。已諭。然竟不能退顯也。先是房每言古帝王以功實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脩古考功課吏法行之。於是顯客五鹿充宗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令試行所上考課法治郡。嘗其効否。房自請願

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得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得乘傳奏事。帝許焉。已令陽平侯鳳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自知爲顯充宗所排。意恐懼。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言六月遯卦。法當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爲災。至七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漏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何言哉。夫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之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



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已竟坐與淮陽憲王舅張博漏泄省中語，徵下獄。論棄市，妻子徙邊。常是時，顯與中書僕射宋梁、少府五鹿充宗、諸黨友倚附者皆寵。民歌之曰：宋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綬若若耶。刑賞大紊，曲直倒置，孝宣之業衰焉。

論曰：嗟夫！臣主之際，豈不至難也哉！蕭太傅、周光祿、元皇帝以師傅息隆重矣，京生見親，得造膝深語，不可謂下載一時哉。竟皆困於讒以死，况疎迷耶。傷哉！主不明武，即仁儉靡益於治亂之數如此夫。



